

千千心緒，纏綿髮絲，是怕染鳳凰枝頭開一將為今夏
學士帽人子的悵懷與心語……
——吳蕭霖

如果；你，發現熱面孔愈來愈少。
如果；有個不太清楚的語調稱你「學長」。
如果；你不再和教務處的先生小姐們吵架。
如果；一年級女同學的「清湯頭」，由「土氣」成
一種叫「純潔」的感覺。
如果；中廠遇見某「朱麗葉」不再故作無睹而「心
不整」。

如果；助教和你說話時，拍拍你肩膀。
如果；大馬路遇見見杜教官，你好大聲的說：杜教官早
！——在註冊隔天。
如果；你開始和那些「沒有才氣」的同學打哈哈。
那，大概就是一個你，該走的時候了。除非……
哦！對了，你還在火車上向鄰座說：我不是「中國醫
學院的學生」嗎？！

不再是哪吒，我，肯定了自己 ——黃麗芳

從聯考放榜到開學，我無法決定走那條路到羅馬，更
不知道路的前端是桃源亦或絕壁。抱著走走應應的心情，
放棄全天候的大學生活，選擇了一天三堂課的夜間部。
我不再匆忙，在沒有鬧鐘的日子裡。寧靜，沈思，默
想，佔了我大半的時間。我貪婪地吮吸著浩瀚學海的點滴
，用生疏的彩筆畫下大自然的奥秘，寫下我心靈的顫動。
課本以外的世界，是那麽燦爛，那麽美好。以前，怎麼沒
有發覺呢？

在學校，同學間的相互切磋及半工半讀的感受，激勵
了我往上的決心。省議會的肉，大雨和泥濘，拖得我們
好累，但，我們仍嘗到了香噴噴的情誼。蓬勃的社團活動
，讓我這個新鮮人，有著如夢般新奇的喜悅。這一切的一
切，把我的偏見全部否定了。我不在乎長輩的惋惜，朋友
的驚訝，半學期的體驗，更肯定了我的抉擇。

哪吒生存在他父母的世界中，沒有人正視他的存在。
他被塑造成父母的理想，但這並非是他渴望的。在一次意
外中，他殺了人，只得剝肉剝骨的還於父母，化身蓮花。
這是他的悲劇，亦代表著現代年青人們的苦悶。十八年來
，我的每一段路都是父母鋪成的。但是現在，我不再是哪
吒，在踏入校園時，我即肯定了自己。

也是一席話 ——珊

人們滿臉的困惑與自個內心的疑慮是相連鎖的。為何
要踏上最漫長的醫學生涯？身為女孩子，處於現實父系的
社會，救人濟世的清苦醫涯，何能勝任？何其價值？從九
百多個逝去的日子，對「生命」些微有了重新估計與體
認，然於學習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却有無限的感慨
。

在這男女比例懸殊，動見艱難的情況下，女孩無法獲
得與男孩相同的待遇，且不知不覺為保守、消沈校風下的
犧牲品。她們必須謹記自己是一個女醫學生，而不是普普
通通的一個「人」，處處要拘束、呆板、文靜。雖然人應
自我肯定，自己創作自己的生活腳步。但可悲的，他（她
）最大的弱點——就是自我的價值常依別人的認同與否來批
判。日久，只有隱藏「原我」，而配帶着多變的假面具，
表現着多重的人格。

人總盼望自己是屬於靈性的一群，於思想，有高超獨
特的見解；於文學、音樂、藝術也另有一番修養。然却常
聞醫學院的女孩子是貧乏而不帶色彩，於各種爭論的場合，
常喜以矜持的態度而啞雀無言。事實在這云云眾生裡，每
有才華的究有幾人？何能輕以這些來評論個人的內涵，每
個人一定都有其特殊的優點，我們實不該以他人表現的貧乏
而譏笑，真能發掘別人內在涵養來欣賞才是。

繁重的功課，的確是醫學院的一大特色，一付深度的
眼鏡，略有弧度的背脊，捧著厚重的筆記洋書，踏著沉重
的腳步，便是醫學生的典型。大家總有挑燈夜戰的經驗，
總有被逼得透不過氣的時候，總有強烈的求知慾，總不願
自己的大名不幸被公布於佈告欄時的凄慘表情。那麼，何
必忍心附加女孩子「啃書蟲」的不雅頭銜，大家都是對
自己的信心，努力與智慧作考驗，何況念書本來就是作學
生的本分。

學習的過程是艱澀的。心情愉快時，會以克服這種考
驗而自榮，對前途抱著幾分喜悅；心情鬱悶時，自付何必
浪費青春在這枯燥乏味的醫學上，難免有萬念俱灰之意。
然而儘管情緒是如何週期性的變化着，也仍然要一步一步
的向前邁去，正視今日，若不帶着挑戰的勇氣，那麼人生
的意義不就喪失麼？

——高岸

自進入本學院以來，候已已有五年。在這漫長五年的醫學生涯中，不管是生活或體驗上，我的精神歷程有三變：
首先在進入學院之初，曾有過一種極天真的想法，我以為醫學是崇高而神聖的，它不僅可以幫助我濟世活人，更能
指引我接近真理。生命的深遠本質在我無窮好奇的腦海中一直是奧秘莫測的。我曾飽嗜文學、史、哲書籍，並曾探索過藝
術之諸多不同部門，冀求找出答案。但從蘇格拉底，以至康德、叔本華、羅素……，從老莊、孔孟以至胡適、
林語堂、古今哲人們的良言懿行都不能完全令我滿意而全盤接受。他們啓發我以部分的真理，並未向我展示史丹克索斯所
謂的「人生之謎」。於是我帶著如遊子般尋真理的熱忱投向了醫學。

幾年浸沉在醫學廣大而狹隘的領域裡，我茫然四顧，感到有點失望。尤其在本校的環境裡，我發現我所親炙的醫學
是絕對反人文的。同學們對生命的根本意義並不感到興趣，只摹摹背記一些醫學術語和臨床理論……，醫學教授們都
是一些專門醫學家，不能指示我以百科全書派學者的風範，我感知自己在醫學之路上摸索前進，很可能將來只是個小有
成就的醫生，這種感知使我在嚴肅的求知底渴裡，不禁感到一絲徬徨。

正當我孤獨地放逐自己於精神王國的浩瀚書林中，為了徬徨於形而上人文與形而下醫學無從抉擇之際，我接觸到學
院裡的一些獨立異行之士。這因此而改變了我的生活，使我留下了一些大學生活中的難忘回憶。
也許是編刊物的關係，我有機會深入地接觸到這些赫塞小說中所描寫的帶有「該隱」記號的人物。仿效竹林七賢的
行徑。眾「該隱」常常一起嘯聚清談，而所談不絕……，明代袁中郎會謂「余觀世上言語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
無辭之人耳……」。這些「有辭」之人，各有所好，但皆有一共通之癖——即古已流傳而今盛行之大儒主義。（大儒
主義乃消遣主義也）。挫折之理想以諧謔的方式出之，乃為大儒主義之精華。君不見，前不久學院刊物之消遣作品乎？
C.P.之輩，誠可直追包可華而不遜色矣。但，可憾的是，消遣作品最後還是從學校刊物裡無疾而終，這並不單為了學
校審稿的關係。我想，主要的是，學院裡不苟言笑，不好消遣的衛道之士，多於喜歡消遣的人士，以至於消遣作品之不
得再流行而中道沒落之故……。

進入五年級，自覺在精神感受上又是一變。編了刊物一年，荒廢了不少課業，看看同學們在Seminar和C.P.C.上
能言善道，說得頗有一套，足見認真K書亦有是處。而當初的豪情壯志亦已隨年光消逝而褪色了，或許它並沒有褪色，
只不過是醫學之終極實用目的，在我底思維上顯示了它真正底價值。而令我這飄泊思鄉的遊子終於回歸於它殷殷底召喚
。從此，我將會打開那架積滿灰塵的原文書，安分地做一個認真的醫學生了。

最後順便一提的是，大學生涯必修的一課——戀愛學分。我一直沒有通過，真是夠靦顏而慚愧的。基於愛校的感情
，我亦以未能在本校通過這門學分而深深感到遺憾。不過，據悉教育部新近公布輔系及可選修他校學分，看來仍有一絲
曙光，且寄托一絲希望於這項德政之上，余願拭目以待之！

